

雪 都

迷 路

因羊擇古道

出阿勒泰市，西行经阿拉哈克，继至布尔津。转道西北，行至哈巴河县境；经那仁牧场，可至喀纳斯。此路胜景在目，云开天朗，苍隼游空。四野俯瞰，草动兽行，莫不毕现，尘世万象，宛在丹青，而众生尽为画中矣。苏瑶一行，是循此线，其时，将近那仁。

风渐从草中起，一层压着一层来，一阵一阵，透穿窗口，向人生扑。

“喂！喂……喂，哈哈……你看到了，风在撩我的头发”。林昭愿的半个身子探出了窗；车子迎风驰行，道旁的草木映照出风的模样，是不断翻涌的绿色波涛，沁满了一早泉水的清涼。

“看到了！看到了，我看到了。感觉是飘在风里。”陈最实与林昭愿同坐后排，大声附和着。两人将上身侧出车外时，车子便有了浆、有了翅，在风浪里颠。

“这风，比水还活。”林昭愿将手伸出窗外张开，又收回来，拍了拍自己脸颊，像要确认这是真的。恰好，道边有头牛，似在看她，她顺道唤了起来，“啊！快跑啊！牛！”快跑？风在奔，草在涌，或许她唤的那头牛将她视为闯入者，但又觉她过于异常，故而呆立茫然无措，很是不解，快跑？如何谈起嘞。

陈最实偏头看向随风忘形的林昭愿，大声喊着：“哎！你知道吗，你现

在的样子像极了越狱者，你叛逃成功了，嗨！”

“是吗？他们都说北疆之北是阿勒泰，是山野的风，是狂野的梦。”林昭愿向风里大喊去。

苏瑶和丁酉是在前排的，他们生于斯长于斯，面对窗外的风光，在神情上并不显得夸张。先开口的并不是苏瑶，丁酉接茬说：“真的是越狱吗，这有什么好看的，不过是山，是草，是再普通不过的草原而已，算不得有什么特别。”

“看风景嘛，就如你在祈祷，我在舞蹈，不在路途和终点，在一种感觉。”陈最实看着丁酉开心的回应着，眼里戒备稍藏。

丁酉扭头认真打量起了陈最实，三十五岁左右的样子，脸偏长，轮廓清楚，颧骨不高，线条却硬，身子微侧还算放松，穿着深灰短袖。头发被风压得些乱，眉眼间神色算稳。

“那您是南方人？”丁酉道。

“哎，你这人眼真毒，那您是什么人，坐在小苏的副驾？”陈最实回道。

有时候，目的和过程并不一定是趋向人心的真相，也许感觉才是。

“丁酉和我，家里是世交，在坐的各位是我最为关注的人，小到一餐一饭，大到身心舒畅，都令我万分牵挂。”苏瑶见丁酉并未接话，如是说。

待闲聊之余，车子行速逐渐趋缓，不得已将要停了下来，是前方有羊群浩荡着要横过路面，事发地正在两丘之间。

“那只黑山羊好凶啊，看到了吗？”林昭愿看向前方站在到中央、正对着车的羊，说。

“它对我们有敌意，莫要冲将过来。这车，前盖子挺薄的，受得住嘛？”陈最实观察这羊，体头比之寻常大得很多，两只眼睛格外黑，纵使额前浓郁翻卷的黑羊毛，亦难掩其眼珠满着冷意的黑亮，额上的犄角硕大如盘，昂头傲立若个将军。禁止向前的意味不言自明。

“这是野盘羊，不过黑色这种，是少见的。大家不要下车，等羊群过去我们再赶路。”丁酉跟道。

“我们再等等哦，野山羊的脾性不会太好，会耽搁一刻钟的样子。”苏瑶微笑着看向后排的陈林两人。

“估摸野盘羊的意思，不会这么轻易放将过去，这不像是过路，是堵路的。”陈最实补充道。

“有没有别的路呢，可以绕一绕，现在九点了，抵过两小时，天色就黑下来了，这条路上也就这一辆车，夜路总归是不好走的。”林昭愿没了之前肆意，开始盘算。

道上，羊群晃晃踱行，两丘碍住了视野，无法确悉它们数量。“这里信号很弱哎，要怎么办？”林昭愿示着手机屏，摆手道。

“是，这条路风光好些，只是少有人走，贯来只有二代网络，不用担心。”说着，苏瑶从包里拿出卷轴地图，徐徐展了开来，发现里面还夹着泛黄且沾带土渍的羊皮，羊皮上面布着错杂的线条笔画，瞬时吸引了四人目光。

“这是，羊皮地图。”林昭愿是细腻敏感的，她第一个喊了起来。“不会是寻宝图吧，哈哈。”

“不是，这是我爷爷用的地图，第一次出门，他怕我走错了路，特意叫我过去，亲手交给我，说现代很发达，羊皮用不到，但这对他来说是幸运符、平安符。他年轻时候，很多次的翻山越岭、放牧赶场，是用这张图，祖上传下来的。特意嘱咐我一定得带着。”苏瑶一字一字说，从每个字的音调语气可以听出她对自己爷爷的亲切。

陈最实耐不住兴趣，拿过羊皮图端看。苏瑶则仔细看着现代的地图，丁酉凑了过去，看到图上车停处，道在两丘之间，是名河中丘，为牛羊南北迁徙必经的地方。

“河中丘，这是现在的位置，去那仁必须从这条道过。”丁酉说着，目光移向了四周，扫到车子左侧一条若隐若现的土路。顿了顿，继续说，“而且一路过来也没有什么小道，地图也没有显示。”

“那可不见得，你看。”陈最实将羊皮图展在车中，指向绕河中丘左，西偏北的一条路线——清远道。“我们可以绕行此道，直抵那仁，何必白白等着。”说着看向了苏瑶，“是吧，小苏。”

未待苏瑶答话，林昭愿已抢道，“对呀，你看羊皮图上标记的很清晰，而且你看左边，就是那条路哎，痕迹清晰得很。”

“要不，等等吧，万一发生意外，不好处理。”苏瑶眉皱轻轻，说着。

丁酉看出苏瑶的为难，解围道，“这张图太旧了，几十年前的老图，安

全第一啊，况且不多久就到了，不必改道。”

“说来说去，你不就是怕出意外吗？”陈最实看出了丁酉的反驳，语气重了重继续说，“我们每一天都活在意外里，无非是风险大小的事情。这种事有多大风险呢？难道等着、等着，风险就会自然消退？”

丁酉听着，脸色逐渐冷了起来，右手不自觉地揉摸胡渣，慢慢地看向苏瑶。心想陈林两人事儿可真多，快乐他们享有，风险倒让苏瑶承担，她只是刚毕业的小姑娘罢了。

车内氛围渐闷了起来，太阳已挂西边，凉意反倒不再升腾。“你不怕我们给差评呐？”林昭愿说，“还是第一次见羊皮图，照着上面走走怎么了，又不远。再说了，你丁酉又不是小苏，不是旅行社的人，你凭什么替我们做决定。”

此时，苏瑶意识到他们情绪的不对，但她知道相比走那条路，可能避免四人矛盾冲突的爆发，才是当下的紧要事。因而，心生一计，从口袋轻取出一枚铜色硬币，“既然有不同的意见，就抛硬币，让上天决定吧。硬币正面就走这条路，反面就走古道。”

陈林两人皆作同意，丁酉默认。我们该如何做以决断，我们该如何待以运气，该如何以他者的视角看事里事外。硬币从苏瑶拇指上轻轻跃起，升腾，翻转，跌落，是反面，落在了羊皮图。

此时，已过两刻钟，羊群还在过道，黑盘羊没有动过，以致令丁酉怀疑它是石刻的，还是妖物的。太阳挂在西边，山塬生出跃动的灰，看起来，倒显诡异。苏瑶发动车子，远远绕过黑盘羊，从古道驶去，在丘侧时，丁

酉和苏瑶换了位置。古道年久多有坑洼，丁酉的车技并不显得比苏瑶好。陈林两人觉得颠簸，换去前排，车子由陈握持，依清远道行，一路霞光抖动，风景甚佳。

於 鸞春堂